

# 創意與批判： 媒體通識教學中的難點

**原**來媒體通識科的老師也要變種成「外星人」啊！這句話，是抱怨？不是。是妄想症？非也。是崇拜？可能有一丁點，就像小孩子仰慕超人一樣。雖然知道可望而不可即，但總算有個可倣效的偶像。

話說，自從08至09年間，香港電台在電視頻道首次播出《我阿媽係外星人》這動畫短片的第一和第二集之後，開始有執教大專院校的通識科老師，從那位不知怎樣，但卻神奇地，最後總是能夠完成各項「不可能家務」的偉大媽媽身上，獲得鼓勵和啟發。這個變種成「外星人」的心願，及其背後的想法，是出自對通識教育發展的批判。反省的過程是針對教學的難點，解難的核心為通識課程目標要求「創意訓練」所帶來的困惑與苦惱。要適切回應「我們該怎樣培養下一代的創意？」之質詢，似乎成了一項「不可能的任務」。

## 「填鴨一代」何時了？

為應付考試壓力，升學主義風氣下的香港學生，普遍是啃背標準答案的。老師教學上的阻礙，特別是當學生對創造力感到陌生，誤信各種浪漫縹緲的「原創迷思」（myths of originality），而產生虛幻的學習偏見時，應試心態的拉扯便更容易誘導學生退縮為只求高分，不求創新。他們會「現實地」訓練自己對通識題目有好的閱讀理解力，並滿足於答卷時能「巧妙地重覆」專家學者發表的意見。

不少老師自省，雖然短期內，考試技能（包括在試卷上「表現」批判力）的熟練，有助學生漂亮地回答通識考卷常見的發問方式——「你認為怎樣？你的看法呢？」。然而，長遠來說，在真實人生，當學生要真誠面對通識教育的第二問時——「你怎樣得出這想法？你會有不同或新的看法嗎？」，常是啞口無言，垂頭喪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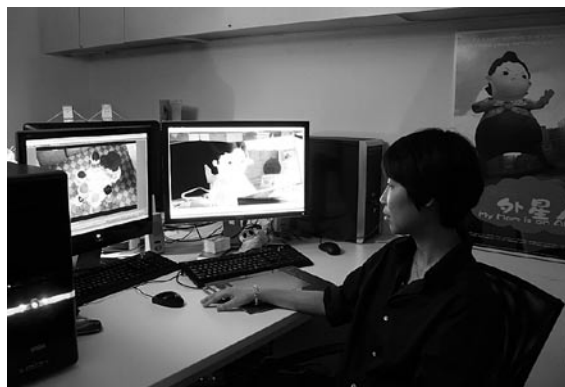
或許，從用心寫好一篇小學作文題目「媽媽生病了」開始，會是不錯的嘗試。要強化通識教育的創意思維部份，加入廣義媒體素養（media literacy）中對創意的探討與批判課程，也是很好的起始點。然而，令人納悶，因

教學時間的不足，一些在校的媒體通識課，卻被窄化成只針對熱門通識考試題目的學習。例如，評價瘦身廣告的意識型態、探討上網成癮、媒體暴力和色情對青少年的影響，與及與社交網站相關的社會效應和身份認同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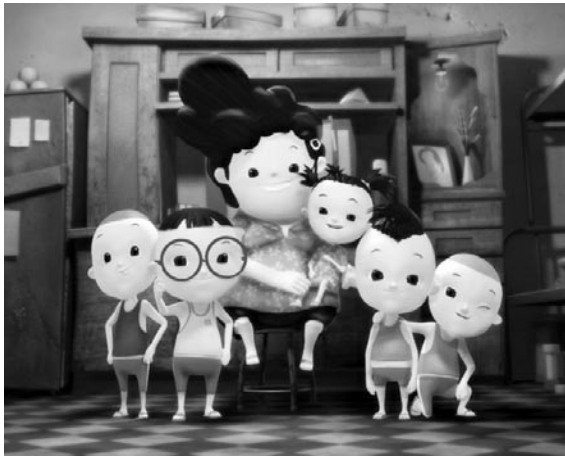
教學上的「偏食現象」是我們往往忘記了通識的4C訓練（溝通Communication、批判Critical Thinking、創意Creativity、加上承擔Commitment）是相輔相成的，部份的總和是大於全部的協同效果（synergistic effect）。批判與創意，是從思想藩籬中釋放出來的一體兩面。缺乏創意訓練基礎的批判學習往往是蒼白無力的「巧妙重覆」。

## 創意探討，從《我阿媽係外星人》說起

由楊倩玲構思，劉斯傑導演的《我阿媽係外星人》第一集，是港台外判電視節目計劃《8花齊放》的其中一部短片。他們用九個月的時間給「阿媽生病了」的題目，想出了一個既誇張又平凡的五分鐘動畫答案。隨後獲得不少獎項外，兩位創作人及三聯書店的編輯腦筋一轉，2010年還出版了逆向創作同名書《我阿媽係外星人：最強阿媽生活實錄》，把平實的母親故事藍本及「犀飛利阿媽」的動畫靈感放回字裡行間。



這個故事的主角是兒子阿毛和媽媽莫太。從莫太的生病及離世，帶出孩子對母親的看法和多年來的生活記憶。當孩子長大，親身要做「阿媽的日常工作」時，才恍然明白及覺悟，阿媽角色不易做的道理。這並非新橋段，但被欣賞的創意是第一集以幽默畫出了「本土阿



媽」綿乾絮濕的「不可思議」。第二集，對屋村肥師奶阿媽的現象學式素描更細緻，以陪伴香港兒童成長的日本超人卡通文化為脈絡，再一次笑中有淚地譜寫母愛之歌。

劇中的金句，「阿媽唔會病、唔會喊、唔會老」、「佢又會捉甲由」，「淨食隔夜菜都咁肥」，除了透露她可能是外星人的秘密，兼說明偉大的「阿媽是超人，又點會得閒」的道理之餘；「阿媽到底是外星人化身嗎？」的推論過程，本身呈現的，就是孩子天生充滿想像力和好奇的特質。正如愛因斯坦（Albert Einstein）所強調：「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」；我們「人嘛，總會忽略身邊最重要的一切」一尤如阿毛感嘆忽略了媽媽的百般好，我們也把自身本有的想像力遺留在童年時代。背誦知識的戳記，比起培養想像力的足印，在小學、中學及大學考試的土壤上，顯得更沉重、更重要。日漸長大，也許我們會漸漸明白和珍惜母親的「不可思議」，但「忽略了的想像力」卻只能夠在電影及動漫那些天馬行空的商品中，以消費者的身份去尋索、欣賞和旁觀。真的是這樣嗎？媒體素養的創造力析義，正要回答這個問題：如何走出被動的消費文化？

## 插曲：消費電子動態版《清明上河圖》

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「鎮館之寶」，會動的百米電子巨幅《清明上河圖》，2011年11月在香港展出期間，吸引了九十多萬人次入場觀看。較之07年，把北京故宮博物院十大「鎮宮

之寶」，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手繪真跡移師香港藝術館展覽，而創下的藝術館歷來最多入場人數紀錄，以「消費人數」相比，明顯有海溪之別。

動態版《清明上河圖》的視覺奇觀消費（consumption of visual spectacles）作為城中熱話，部份通識老師和學生「很自然地／習慣地」二度消費，即上網及剪報收集一些文化評論員及報章專欄作者怎樣回應，「你認為怎樣？你的看法是甚麼呢？」的討論，再以筆記形式組織起該現象是怎樣的中華古典藝術之「活化」、中國國力的展示、科技式的「再創作」、強化安康盛世的媒介再現（representation）和大眾集體觀賞的儀式消費……等批判性的點子。半被動式的文字消費，剛好流水作業般，給不斷湧現的社會現象，快速省力地儲備專題研習和模擬考卷的建議答案。但是，可知道那些所謂「文化達人」怎樣得出這類想法呢？又如何超越他們想法的界限與局限呢？而我們對於動態版《清明上河圖》及其觀賞現象「會有不同或新的看法」嗎？

當我們在「4C脈絡」裡適宜地運用知識及發揮想像力，而不是盲目「收集與背誦」時，通識路上「知、明、悟、通、達」五個層階，才能一步一腳印地拾級而上。在文化保育的承擔主題上，商業電台881的集體懷舊回憶節目《每當變幻時》，曾經提及一個發揮聯想力，去創造親身經驗立體、動態「香港版上河圖」的小建議。上河圖作為清明民俗活動記錄，旁及修禊、廟會、商賈、飲宴和娛樂的百態眾生相，將日常生活景物及繁雜的社會風情，以長卷形式逐一展現眼前。在香港島，假若我們坐在電車上層，由西環、上環、中環、灣仔、鵝頸橋、……靠窗沿途外望，倒也不是一幅徐徐呈現，綿延數里的「庶民生活動態畫」嗎？上環騎單車疾馳送海味的阿伯、的士站旁携名牌手袋玩i-pod的中區白領儷人、灣仔囍帖街的重建工程、唸唸有詞拍打小紙人驅災的婆婆、北角茶餐廳門外邊吸煙邊呷咖啡閒聊的三行技工、殯儀館外送葬的行列……。

「上河圖」把北宋藝術本以帝皇將相作服

務對象，變為以描繪民眾為主的破格精神，作為視藝通識專題來研究的時候，乘電車看香港流動街景的本土「聯想學習」方式，雖是小建議，但放在批判與創意教育實踐的縫合點，仔細想想，很妙。人在電車上，既是「動的」公共生活的參與者，也能「靜心」察看民間華洋雜處的繁榮和熱鬧，也可細想地區之間展示的風俗及行業興衰。人在「動畫」中享悠閒，也被別人觀看，也時而跳出畫外，是抽離思索香港民間生命力的觀眾。相對於急於小步走，用鏡頭濫拍，多於用眼欣賞電子動態版《清明上河圖》的展覽館入場者，會動的「電車畫中人」似乎較易學會批判媒體消費和產生創意。

## 日常生活的創意：「麥太」和「莫太」、「阿媽」與「阿嬤」

近年冒起，飲譽全球設計圈的泰國，以其慢活文化（slow living）作為創意的根源。因此，有人批評我們缺乏創意基因，是中國人口腔文化惹的禍。借台灣政治大學科管所李仁芳教授的說法，「吃」一口、「品」三口，品味生活的設計素養，在我們喜歡大吃的傳統廣東社會，兼習染了美式速食文化的現代，是病根儲不了肥。

當然，乘電車看城市風光，可品味生活。但是，培養我們創意文化的土壤，不在於「叮叮的」慢，而在於它是本土文化特色。創意思維首要的訓練，就是撇掉以盲目抄襲別人成功方案來批判自己的心態。通識訓練的溝通力，不侷限於語文運用，更要學會與自己的身心、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會文化溝通及對話。不少第一流的亞洲設計師的成長經驗都告訴我們，假如創意被理解為以實際「行動體現一個新的自己」，那麼共同方向是從「正視自己、反觀自己」的特點，再到「走出自己」，製造異點。（官振萱（2007），《創意亞洲現場：探索十大設計師創意力》）

「吃」的文化，既是我們的根，香港動漫創意人便乾脆抱著麥兜「大難不死，必有鍋粥」的精神「整多兩籠大包」，伙拍媽媽麥太以烹飪節目《紙包雞包紙包雞》爭取台灣金馬

獎、漢城國際動畫節、法國安錫國際動畫電影節等海外獎項。從生活的根本開始，通識學習的起步點和著眼點，也不是達文西（Leonardo da Vinci）的培育或畢卡索（Pablo R. Picasso）的壁畫《格爾尼卡》（Guernica）這類窄義藝術品創作，而是心理學家所謂的日常生活的創意（everyday creativity）（Richards R. (2007) (ed.), *Everyday Creativity and New Views of Human Nature*），生命中一種讓我們生活得更精彩、更快樂的能力。

常歡笑的「外星人」莫太，沒錢買菜，在街市「靠人際溝通，取棵蔥」的片段，如同麥太帶麥兜坐山頂纜車遊馬爾代夫一樣，除了是令人動容的香港草根過活策略，也是充滿女性特質的生活創意寫照。這種「阿媽特質」，對動畫主角兒子阿毛，或作者楊倩玲及整個缺乏資金的創作團隊而言，是一種「再艱苦也要笑給孩子、笑給天看」的態度和母愛。

正如編劇家吳念真所說，同一天空下，日本《佐賀的超級阿嬤》，在台灣由小說熱爆，到搬上大銀幕，輕描淡寫「阿嬤」在腰間綁一根繩子，拖一塊磁鐵，又在河邊撈起從上游市場流下來的菜葉，開心地取得物資養孫兒，印證的不是刻苦的精神，而是「再艱苦，也要讓老天笑出聲音來」的心靈創意。

通識科老師，下次再遇到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，抱怨自己「唔係超人，又唔得閒」時，不妨變身成「麥太」、「莫太／阿媽」或「阿嬤」，創意地「體現一個新的自己」，讓在考試壓力下的孩子，嘗試從媒體素養的創新領悟中，大聲笑出來。

【\*】葉智仁

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系  
高級研究助理